

那一双手

□孔祥秋

一点点惊讶，那些花朵，在青砖上慢慢活色生香；那些人物，在青砖上慢慢眉目传情。

那，是一双怎样的手？

砖雕在出坯的时候，砖粉一股股扬起，屋里满是飘荡的尘烟，呛得我退到门外。他，双手紧握打磨工具，依然专心致志地伏身在砖雕上。

我说：“韩师傅，您戴个口罩啊。”韩师傅头也没抬，答：“没事，我习惯了。”

我，震惊了，也忽然明白了，韩师傅为何不苟言笑，甚至有些木讷，是因为这青砖的粉尘已在他的呼吸之间，深入到了他的心肺、他的血液，沉淀成了他的灵魂之色。

“现在，做砖雕是不能养家糊口的。”他叹了口气，又埋头在那烟尘之中。

青灰之尘，是他必不可少的呼吸。

有如此质感的男人，哪还注重什么客套，哪还在意什么钱财？艺术和礼节无关，艺术和生意无关。韩师傅，只用双手回答和尊重这个世界。砖雕，是国学凝固的立体之美。青灰，将百色百香归纳，摒弃浮华，又不凝重成黑，这是最美的质感。

其实，我是自私的，是为了参加什么大赛来拍照，而不是向他致敬。我心生愧疚，更对他生出敬意，将焦点对准了那一双手，一次又一次按下了快门。

那手，宽大，厚实。

史铁生说，冬天是干净的土地上的一只孤零的烟斗。韩师傅就是这样一只烟斗，默默地思索着，默默地燃烧着。浴火又沐水的青砖，如韩师傅，如他那一双手，重剑无锋，大巧不工，荣辱两忘。

麦子熟了，我坐在地头，想一想自己曾经紧握镰刀的双手，已经在风调雨顺的日子里退化了质感的功能，纤弱、虚白。握一杯咖啡，举一杯酒，或者胡乱地摆弄手机，我的手还能把握些什么呢？

手，其实是一个人的思想和品德。



那院子，三面是麦田，一面是车来车往的大道。其实，这也是那位师傅面临的社会困扰，既要忙于农种、农收，又要应付时代喧嚣的冲击。

他，是一位农民，也是一位砖雕师傅。能在当下的环境里，坚守着一种传统工艺，实在是不容易。他的师傅老了，师弟已经去了工厂上班，只有他，还在。

约了他，我们要拍一组关于他和砖雕艺术的照片。

他，姓韩，让我一下子想到了韩信。韩信，是一个善于用兵的人，是有计谋的。韩师傅不是，毫无心机的样子，而且有些憨厚，给我们倒一杯茶，推放在眼前，连说一句客套话都不会。那双手，粗粗的十指，厚厚的掌心，真不是摆弄茶的手。

院子挺宽敞的，我觉得师傅生意还不错，很为他欣慰。其实，我错了，属于他的，只有两间房子，很逼仄的两间。喝茶的地方，是别人的。

韩师傅的房间里，四周和地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砖雕作品，祥云、寿鹤、翠竹、瑞兽、花卉、仕女、青莲……一幅幅精美的图画，呈现在大大小小的青砖上。简约的，飘逸；细致的，空灵。

我再次望向那双手，觉得不可思议。

在我的意识里，青砖有些拙、有些笨。记得老家那些老屋，都是青砖垒砌的，多是破败的样子。那时我还小，更喜欢那些红砖筑起的房子，觉得那是向上的、洋气的，而青砖意味着落伍，有种灰头土脸的意味。然而，当面对韩师傅这些砖雕作品时，我忽然意识到，这青灰才是厚重的，是有内涵的。韩师傅房间里唯一的一块红色砖雕，尽管花纹也相当精美，但怎么看都少了一种味道，显得很浮泛。

的确，在历史中沉淀的东西从来都不是鲜艳的，哪怕是英雄的热血。铅华褪去，才得久远，才具传承。光芒，都是有纹理的，是那种触手可及的硬度。

为了配合我们拍照，韩师傅决定新做一块砖雕。上午还好，磨砖、切砖、落稿，并不复杂，是粗笨之活，也正适合韩师傅那双手。待到下午，我

开始

麦收

□王振千

老农
跪在地上
大声喊
我来
接你们回家

金黄的麦子
频频点头

在麦地

□任志龙

我席地而坐
像古人一样用手
把麦壳搓开
放在粗质的石碗里
捣碎，加水烧煮

在麦地里
在夏夜的
寂静的麦地里
我与一只麻雀
推心置腹

一直对一种样子普通、但生命力顽强的小草念念不忘，它就是蒲公英。它矮小的植株跻身百草之间，像顽皮的小童没心没肺，却在秋日金色的阳光里，突然齐心举起一个一个白色的绒球，将渐渐失去活力的荒野装点得明亮而富有诗意。

犹记得童年时候，牵一只白色的小羊，走在蓝天白云下，青草更青处。在绿油油的漫山野草间，低下头，总有一朵朵金黄灿烂的蓓蕾点亮眼睛。蹲下身子，就会找到蒲公英的身影，宽大的披针形叶子，一片片伸展成莲花底座，低微而着涩地扎根于乱石杂草间。然而，那花却比太阳还明艳，犹如向日葵一样璀璨，在春风夏日里傲然绽放。摘下几朵花，插在鬓边，别在耳后，小山妮立刻变了一个人似的，模样更是俊俏了许多，连那羊儿，也咩咩地欢快叫起来。

秋风起的时候，蒲公英金黄的花朵变成白色的毛茸茸的小“星球”，那是蒲公英带翅膀的种子，它们要御风而行，为生命开辟新的疆土。我喜欢和小伙伴们在“星球”间奔跑，然后，将每一颗“星球”小心捧在手中，轻轻一吹，小“星球”立刻化作无数的降落伞，飞呀飞呀，载着大地母亲的期望，载着梦想飞向远方。那些“伞兵”，在天空中飞翔，浩大壮观，丰盈了整个秋天。

好想拽住其中的一朵，乘着风的翅膀，一同去飞翔或是去遨游天下。

蒲公英的叶和根均可入药，清热解毒，消肿散结，利尿通淋。《本草求真》记载：

“蒲公英，入阳明胃、厥阴肝，凉血解

热，故乳痈、乳岩为首重焉。”《本草纲目拾遗》中称蒲公英：“疗一切毒虫蛇伤。”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：“（蒲公英）乌须发，壮筋骨。”由此可见，平凡的不起眼的蒲公英是一味有多种功效的草药。

农村的孩童，在咽喉肿痛、声音暗哑时，孩子的母亲就会去野地里摘些蒲公英叶子，用清水洗净，放于无油的锅中，添入清清凉凉的井水，熬水。每天喝上三四次，孩子的嗓子就利索轻松了。

我的奶奶更是用心。她每年都会采摘一些野生的蒲公英，仔细择出里面的狗尾巴草和发黄的叶子，用清水冲洗干净，放在清凉处阴干。然后放入锅中翻炒，之后加入清雅的槐花蜜再翻炒五六分钟，关火，凉透之后放入透明的玻璃瓶中。我回老家时，奶奶就将玻璃瓶塞进我包里，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天天泡水喝，免得上火生病。

闲暇之时，我取出紫砂壶，放入适量炒制的蒲公英，倒入80℃的热水，免去洗茶工序，等待几分钟，直接倒出。茶汤呈淡黄色，微微一品，清香微甜，令人心旷神怡。

那茶汤，润在嘴里，甜在心上。因为里面有阳光的味道，也有奶奶用辛劳、叮咛和牵挂炒制的亲情的味道。

蒲公英，就这样一直低到了尘埃里。它把大爱献给他

人，却唯独忘记了自己。

蒲公英

□陈元芬